

HuShang
MingQing
MingZhai

沪

上

明

清

名

宅

© 吴永甫 /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沪上明清名宅

◎

吴永甫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沪上明清名宅/吴永甫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8

ISBN 7-80678-524-8

I. 沪... II. 吴... III. 名人-故居-上海市-明清时代-图录

IV. K878.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1238 号

责任编辑 包晨晖

特约编辑 陈苗海

技术编辑 张伟群 丁 多

装帧设计 冯念康

摄 影 冯念康 陈拥军 吴永甫

书法题字 杨耀扬

沪上明清名宅

吴永甫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200001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2 印张 15.5

印数: 1—4000 册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678-524-8/K.95

定价: 58.00 元

本书中文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目录

序

王元化

1

自序

3

城市山林玉玲珑

白水朱楼相掩映

9

◎豫园

◎书隐楼

◎徐光启故居

◎南春华堂

◎闸北古宅

◎世春堂

◎丁香花园

高楼清溪翠木深

片石长留翰墨香

23

◎张闻天故居

◎黄炎培宅

◎艾氏住宅

◎东野草堂

◎承园遗址

◎陶长青宅

◎杨氏古宅

◎杨斯盛宅

◎喻氏老宅

◎颍川小筑

◎敬业堂

◎胡苑遗迹

寻古探幽觅遗址

喜看丹青数点花

45

◎董其昌祖居

◎蟠虺古藤

◎梅园九十九间

◎赵家塘古宅

◎解元厅

回眸历史多大儒

名园至今也风流

61

◎古猗园

◎秋霞圃

◎尚书府

◎敬德堂

◎治安堂

◎潜研堂

◎印家大院

◎顾维钧故居

◎因树园

◎王敬铭故居

桃花流水窅然去

书楼秋爽铺绿苔

85

◎东湖山庄

◎朱鉴故居

◎翊园

◎傅雷旧居

◎姚坝故居

◎闵家湾古宅

◎叶映榴住宅

◎江南第一茶楼

九峰延绵郁葱葱

小园晴弄影娟娟

105

◎颐园

◎葆素堂

◎王冶山故居

◎凝道堂

◎兰瑞堂

◎醉白池

◎张氏雕花厅

◎史量才故居

◎生德堂

◎泗泾古镇民居

◎费宅

◎杜氏宗祠

◎陈公祠

◎杜氏雕花楼

◎许威故居

◎朱家廊杜宅

悠悠水乡疑画里

留得夕阳半楼红

137

◎陈云故居

◎王昶纪念馆

◎课植园

◎席氏厅堂

◎柳亚子别墅福履绥祉

◎小家碧玉

◎陆少泉宅

◎曲水园

◎蔡状元遗迹

◎顾观光故居

◎瑞旭堂

◎陶溪南园

◎孙桥民居

江边滩头浪滔滔

潮汐万态称奇观

165

◎花神堂

◎江海书院遗址

◎沈氏住宅

◎大通桥民宅

◎秀才姚氏故居

序

上海是文化名城，人才荟萃之地。西晋有文学家陆机、陆云，元代有书画家管道升，明代有科学家徐光启，还有徙居嘉定安亭泾上读书授业的归有光。董其昌是松江画派的代表人物。其余如董其昌、徐霞客的友人陈继儒(号眉公)，在文坛也曾名重一时。清代，则有编著《廿二史考异》的钱大昕，及钱的同窗好友王昶，与钱等共称“吴中七子”。这些历史名人，在史书中均有记载，倘能从他们留下的生活遗迹中来加深对他们的了解，那就更有一定意义了。

永甫同志等经过多年的调查和考证，终于整理出版了这部《画册》，从中可以见到当时留存下来的古朴典雅建筑。这些房屋虽断壁残垣，但都是历史的见证。它们曾目睹了它们主人在这里的沧桑。这些建筑包含了许多故事啊。今日嘉定浏河岛上的潜研堂，钱大昕的《潜研堂文集》、《潜研堂诗集》、《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等著作，都与这幢粉墙黛瓦、简朴雅洁的书房有关。《画册》还收入了几幢清代建筑，是老一辈革命家的祖居，如青浦练塘镇陈云故居、浦东新区机场镇张闻天故居，它们对后人来说，也都具有革命文物价值。

建筑是人类生息的环境艺术。一位19世纪美学家说过：“艺术的序列通常是从建筑开始，因为在人类所有各种多少带有实际目的的活动中，只有建筑活动有权力被提高到艺术的活动。”因为所有建筑的纵横承托、轮廓钝锐、彩绘雕饰、门窗细项，都表现了当时人们的智慧及美学观点。《画册》所展现的画面和文字解说，体现了江南城市山林和水乡的风韵，有巍峨建筑，深宅大院，也有“小桥流水人家”，幽静雅致。因而观赏古代名人故居，不仅能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也能提高我们的审美情趣。

永甫同志钟情于上海的山山水水，他为了发掘上海地区的文化资源，曾主编了《林则徐在上海》的电视专题片和《沪上诗境》、《沪上名桥》等画册，现在又编了《沪上明清名宅》。为此，他曾冒着严寒酷暑到实地考察了解，走访了当地的群众及历史名人的后裔，潜心寻找古代民居的痕迹。他的辛劳付出会从读者那里得到报偿的。

王元化口述 蓝云代笔

自序

上海曾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20世纪初，上海已见造型各异、风格不同的建筑：有法国城堡式的、文艺复兴时期官邸式的、英国乡村式的、挪威式的、西班牙式的等等。同时，上海的大街小巷，还有众多的石库门建筑，与北京的四合院一样，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上海解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一代的民房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许多新建的住宅小区、花园别墅绚丽多姿、精彩纷呈，更加显现了这个城市的魅力，然而，在这个现代化的大都市里，也隐藏着一幢幢古朴典雅的古代民居，却鲜为人知。

上海是座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即使在闹市之中，也不乏有古代民居突现其间。在黄浦区的老成厢内，明代就有“徐一角潘半城”之说。“徐一角”是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在成名之后，未改门庭，依然偏居城内一角，也即是今日地处乔家路上的九间楼。潘半城是指明代四川布政使潘允端，卸职后衣锦还乡，以“豫悦双亲”之名，建造了占地七十余亩的豫园，因而有“潘半城”之说。在老成厢还有复阁重楼的清代建筑——书隐楼、传说中的“驸马厅”——咸宜堂。

上海老城厢还有许多明清建筑，随着时代的变迁，可能已湮没于历史之中，成了普普通通、不引人注目的民宅，有的已经改作他用。笔者为拍摄电视专题片《林则徐在上海》，曾去老城厢的梧桐路小学探访。这里有一幢气宇轩昂的明代建筑，清代曾是敬业书院。道光十五年（1835），作为江苏巡抚的林则徐来上海视察，曾夜宿这里，并为书院题写了“海滨邹鲁”四字。这段历史，现在已少有人知了，连学校的教师也不知此事，但是，他们知道此处曾是明代的天主教堂，并陪同我观看了教堂特有的彩色花窗。由此，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历史上的敬业书院是否就在这里？原来此建筑建于明代嘉靖三十二年（1553），系潘允端居，后来潘家逐渐衰落，崇祯十三年（1640），作为天主教堂。清代乾隆十三年（1748），改为申江书院，到乾隆三

十五年（1770）改名为敬业书院。按此变迁脉络，也就证实了林则徐“至敬业书院住”的事实。随后，我根据林则徐所述的“此间城隍庙后有园亭，阳观察暨黄令邀往游憩”的记载，试着从敬业书院步行到豫园后门，感到此段路程符合史料记载，心里更为踏实了。

上海地区现存的明清建筑，不仅在老城厢，而且还散落在一些城镇村落之中，经笔者考察约有一百余处，其中不少是名人故居，有历史上著名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故居，也有达官贵人的府邸，如“状元楼”、“尚书厅”、“巡抚府”等等。通过对这些名人故居的考察，使我加深了对上海历史的了解，因为这是凝固的历史，具有浓郁的包容性。

例如，我为了寻找明代松江画派创始人董其昌的故居，到了松江、闵行许多地方，在松江醉白池中我看到了董其昌觞咏处，周围古树参天，翠竹环抱，身处其境，恍惚之中，似能见到董其昌邀诗友在此觞咏唱和的情景。在闵行，我虽然寻找董园未果，却发现了董其昌祖居所在地——董家宅，可谓是一大收获。董家宅附近有个紫藤园。紫藤系明代诗人董宜阳手植，至今虬枝古干，绿叶华盖，清明开花，紫光一色，景色诱人。陪同参观的董先生，自称是董其昌后裔，苦无确凿依据。此说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回来翻阅古籍，得知董其昌“先世汴人，南渡徙居上海”。有“拄颊山房在城西南，今其地犹呼‘董家宅’”。所以，董其昌祖居董家宅之说可以成立。同时，据史书记载：董其昌与董宜阳同于一祖，董宜阳与董其昌之父董汉儒是旁系同辈，因而，陪同我参观的董先生说是与董其昌有亲族关系，也可成立。然后，我又去实地考察，董家宅地处闵行区马桥镇范围，北邻俞塘村，此地与史书记载，董其昌歿后初葬于俞塘之北相吻合。这是人之常情，有叶落归根之意。

为考察董其昌家史，发现明代文学家陈眉公与董其昌是文友，感情甚笃，董其昌死后，曾写过《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思白董公暨元

配诰封一品夫人龚氏合葬行状》及《祭董宗伯文》等文章，从中也证实了这段历史。据史书记载：陈眉公先是“隐居（松江）昆山之阳”，后又“筑室东佘山，杜门著述”。现在东佘山已无陈眉公的草庐，仅有他认为“是非不到”的钓鱼矶。陈眉公认为：“山居胜于城市，盖有八德：不责苛礼，不见生客，不混酒肉”等等。文章读到此处，才使我解了一个谜。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游记》中有丙子年九月二十四日，“午过青浦，下午抵佘山北”，“因急趋眉公顽仙庐。眉公远望客至，先趋避；询知余，复出，挽手入林，饮至深夜”。原来，我对“先趋避”三字难以理解，读了陈眉公的“八德”论，才知一切。

考察上海古代民居兴衰起落的变化，离不开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上海在明清时期已成为东南之都会，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随之，城乡的民居建设也发展较快。以上海地区较为著名的“金罗店、银南翔”两镇为例。罗店镇起步于元代至元年间，发展到明代万历至清代康熙年间，形成了棉布集散中心，吸引了大批徽州人到此经商，于是“罗店户口滋繁”，成为巨镇。镇上名流巨宅兴起，其中较为豪华的有：春阳堂、玉兰堂、简堂、江楼、百城楼、默雷堂等。南翔镇在宋元时期已经兴起，但一度发展缓慢，到了清初再现繁荣，出现了“生齿日繁，廛舍日扩”的局面。

上海地区的私宅园林也以明清时期为多。在宋元时期，上海地区的园林寥寥无几，即使有，规模不大。到了明清时期才兴起了造园之风。今日，上海地区保存得较好的五大古典园林——豫园、古猗园、秋霞圃、曲水园、醉白池，都是在这个时期建造的，因为明代从嘉靖、隆庆时社会稍安，至万历初年，社会经济较为繁荣，官僚到了晚年，告老还乡，必置田宅，建造园林，附庸风雅，吟诗作画，以酒会友，逐渐形成风气。

上海地区在明清时期出现的一批园林豪宅建筑，是与当时手工业比较发达有关，大凡园林豪宅有门楼砖雕、丹楹刻桷、穿池叠山、

构亭艺竹等设施，这是集建筑工程、工艺美术为一体的专门手艺。在明清时期，上海涌现出一批有这方面专长的人才。如为豫园设计的张南阳，叠山随地赋形、变幻百出。今日豫园中的大假山就是他的杰作。此外建造豫园还有许多有名有姓的工匠，如漆匠张立、顾秀等等。嘉定有竹刻艺人朱松邻，南翔古猗园的树木山石，均由他设计而置。浦东三林镇有木雕艺人陆德山，善作浮雕，作品形态生动，具有层次感，富有艺术性。

上海地处江南水乡，境内河网交错，塘浦纵横，村落起伏，田塍如画。所建民居，多为粉墙黛瓦，清秀淡雅；聚集市镇的民居，多为前街后河的干栏式建筑。它临街有小楼，上为居室，下为商店。沿河石驳为岸，家有水埠头，户栽桃柳，柳梢拂水，水起涟漪。这类建筑以青浦朱家角镇最为典型。它在历史上就享有“井带长虹”和“长街三里，店铺千家”的美称。这既是水乡的特色，又反映了江南集镇交通便捷，经济繁荣的兴旺景象。

了解一个城市的古代民居，是了解这个城市历史的通道之一，特别是对人的了解。很多人都读过明代文学家归有光写的《项脊轩志》，知道他是江苏昆山人，可是我到了嘉定安亭镇，才知道他曾客居这里岳父王姓家二十多年，这段经历在他一生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据统计，《震川先生集》所收605篇散文，写作年代可考者在半数以上，其中写于这一时期的作品约180篇，同时跟他受业的学生有数百人，影响甚大。因而后人到此造访者甚多，最有影响的是清代道光十四年（1834）七月初一，林则徐由上海专程来寻访震川先生读书处。据林则徐称，他到此见有“归太仆祠”、“北临曲池”，池旁有亭，曰“畏垒”、“陶庵”等处，确认这里就是“明归震川先生读书处”。但是此时，归有光在此读书的畏垒亭已只“剩劫灰”。那么，林则徐所见的景色是在何处？依我所见，应该是在现在的安亭中学内，那是在道光八年（1828），江苏巡抚陶澍为纪念归有光，

在此建立了震川书院，内有因树园，园中有畏垒亭、陶庵等建筑，林则徐在道光十四年（1834）到此造访震川书院，应在此处，但并非是归有光当年读书处。归有光故居与震川书院虽同在安亭泾旁，可是一在河之南端井亭桥之西，一在河之北端严泗桥之东，两者相距甚远。我在井亭桥畔，巧遇归有光岳父家王姓后裔，得知其世居的概貌，更坚定了我的判断。历史虽有误传，但是现存的因树园遗址，仍有历史价值。现在安亭中学内，有乾隆手记石刻，名家手书，立于池边“樊轩”的壁中。在荷花池畔有古木参天，清静幽雅。徐风吹来，有琅琅书声，不失书院遗风。何况当年归有光在安亭时，也常来此与菩提寺长老说经论道，这有归有光所写的《赠菩提坤上人序》为证。因而，此处虽不能说是归有光的故居，也有其文物价值。

说来有趣，状元有真假之分，状元楼也有真假之别。我在嘉定浏河岛上访问，见到一幢巍峨高耸、廊腰迂回的走马楼，是在20世纪80年代从城区拆迁而来。长期以来，人们都说它是状元秦大成的故居。笔者在编写此书时，曾访问了秦大成的七世孙，并经过方志工作者确认，此楼并非是秦家宅邸，而是清代同治年间浙江巡抚廖寿丰与其弟礼部尚书、军机大臣廖寿恒所建的廖家大院的一部分。原为七进深住宅，其中的治安堂和敬德堂已迁建于汇龙潭公园。治安堂改名为怡安堂。堂内庭柱对峙，画梁雕栋，飞罩隔离，翻轩为檐。堂外雕花栏杆，穿花挂落，重檐飞脊。整个建筑物犹如一件精雕细刻的艺术品。敬德堂现改名为辍华堂。此堂以木雕著名，堂内外共有深浅木雕二百七十多件。有的木雕极为精致。如前廊的翻轩上有“三顾茅庐”、“甘露寺”、“烂柯遇仙”、“文君当垆”等戏文的木雕，大梁上雕有“羲之赏鹅”等图案，观之无不称绝。整个建筑显得富丽堂皇，与状元秦大成的风格极不协调。据史书记载：秦大成去世时，仅薄田三十亩，图书满屋，死前曾留言：“吾所受之先人者，即此传于子孙而已。”可惜，秦大成故居在前几年已经拆去，否则可拿实物验证。

那么，在嘉定区有无状元楼呢？应该说是有的，嘉定在历史上曾有三名状元。一是康熙年间的王敬铭；二是乾隆年间的秦大成；三是同治年间的徐郿。原来三人在嘉定城内都有住宅，现仅存王敬铭的状元楼。此宅系王敬铭考中状元后，向翰林院请假归里建造的，当时有七进五天井，厅堂为楠木柱子，俗称楠木厅。现有四进三天井，有居民三十四户，其中，楠木厅就有八户之多。可见状元楼之显赫宽敞。原来王家还有“齐年堂”，起源于王敬铭跟随康熙去热河行宫，康熙问他父母年龄，王敬铭回答：父母都年届七十四岁，康熙即手书“齐年堂”匾额给王敬铭。

浏河岛上还有一幢从嘉定城区迁来的潜研堂，是清代乾隆年间著名史学家、《廿二史考异》的作者钱大昕的故居。钱大昕生于嘉定望仙乡清苦书生家，在钱大昕十岁时，他祖父在望仙桥杨家坐馆，他也随同前往读书。我去嘉定访问时，正是由杨家的后裔——杨于白先生陪同，得知潜研堂是钱大昕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在县城的孩儿桥畔买了一所房子，“名其堂曰潜研”，在此著书立说甚多。迁建后的潜研堂有一厅两侧厢。厅堂高耸宽敞明亮，梁架上虽有镂刻的花纹，但是，隐而不显，有淡雅之气，其外形是粉墙黑瓦，马（码）头山墙，显得古朴典雅。周围环境也很清静，门前农田青葱弥望，后有小河流淌。虽然迁建以后有失原味，但是，此情此景，倒合乎钱大昕对古乡的描写：“吾乡木棉大如蚕，每到秋收闹比邻，今日河间城外路，明眼如见故乡人。”

钱大昕与青浦朱家角的王昶等人在文坛上被称为“吴中七子”。钱大昕与王昶在苏州紫阳书院读书时，“食则同爨，夜则联床”，感情甚好。进京以后，又与刘墉（刘罗锅）等人同属于“乾嘉学派”。传说，刘墉曾到朱家角拜访过王昶，至今朱家角镇上的游船还称“罗锅船”。

过去，我没有想到《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与上海有何瓜葛，也

是在考察钱大昕史迹时，发现在文坛上曾为了南汇航头镇的王冈所作的一幅肖像画是否是曹雪芹而发生了一场争论。据说画像题咏者有十人，其中就有嘉定的钱大昕，金山枫泾镇的状元蔡以台。不论画像是否是曹雪芹，说明上海地区的钱、蔡二人在文坛的影响。为此我根据史料记载，到了枫泾镇盛家弄探访蔡以台的故居。这里是江南的小巷人家，巷深路曲，小楼隐现。据说，在清代这里是镇上居民集居点之一，今有清代砖木结构的民居八幢。状元蔡以台的旧居早已毁去。此行虽然没有达到如预期收获，但是能见到几幢清代的小巷旧居，还见到状元后裔蔡子华老先生，也不虚此行。

笔者从史书中梳理线索，从现实中寻找史迹，发现在上海地区，除上述四位状元外，还有南宋时出身奉贤萧塘的卫泾；松江有明代钱福、唐文献，清代有戴有祺（原籍金山卫人），青浦有明代张以诚等人，这里不一一细述。

说到上海地区古代的名人故居，松江也是比较集中的地方，尤以明代的建筑为最多。据史料记载，松江明代有名的园林有几十处，由于史久年陈，至今比较完整地留下来的仅是颐园，该园建于明代，为罗氏家园，取名因而园。后为归安知县许威购得，取名为颐园，以后为高君藩所有，又称高家花园。园林现有的布局为：南有戏楼，间有天井，北有楼宇，后有花园。戏楼是一幢楼阁，下有厅堂，架有长窗，外有廊檐，周有栏杆。楼上是宽敞的戏台，台前有一排能拆卸的窗棂，启能演戏，合为内室，可以会客，也可登高观景，因而又称观稼楼。与戏楼相对的是一幢楼房，可以凭栏观戏。此楼现已破损不堪，踏上楼板，吱吱有声，森森然似有聊斋情景。楼下墙角的花坛上有核桃树，叶枝茂盛，青翠碧绿，仍有生气。北面是后花园，中心是一泓清池，面积不大，几乎可以一蹴而过。但仍有三曲桥连接两岸。池之一侧有长廊，纤长如带，曲折有致。另一侧有黄石堆砌而成的假山，玲珑剔透。整个园林如同壶中天地，别有韵味。

松江的明代古居，有方塔园中的兰瑞堂，初建于明代，清初为江西巡抚朱春的住宅。确定此宅为明代建筑的主要依据之一是：梁柱结构源自宋元时期的风格。其堂前檐柱的断面呈八角形，其余的柱子均为圆形，柱顶石为覆盆式，如此结构的建筑在明代以后就不多见了。堂内部分柱子及梁枋用楠木制成，构件均不施彩绘，素雅简洁。大门为砖雕门楼，庄重雅致。门外，有美女峰假山，大的一座如美女长裙垂地，轻盈飘逸，姗姗而行。小的一座，如同羞状的少女。多年前，我陪同《黄河大合唱》组诗的词作者张光年同志到此游览，他盛赞松江悠久的历史文化，并在兰瑞堂内摄影留念。

上海地区现剩的明代建筑以松江为最多，以笔者之见，可能与松江曾是华亭县府——松江府的所在地有关，换言之，它是这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吸引了各种人才汇聚这里，尤其到了明代更是人才济济，松江画派的产生也并非偶然，有其历史背景。现在松江的明代建筑，可数的有十多处，而且还在不断发掘中。松江博物馆在东、西杨家桥间就发现了明代刑部郎中杨忠裕别业——杨园遗迹。有的还可能有待挖掘开发，如我在松江博物馆中见到明代著名画家赵左的一幅山水画，作者自题为“家在青山二里余”，如此风光秀丽的赵家，现在何处？有无遗迹可寻？也成为我悬念的一个地方。

上海地区的清代民居，除了建筑风格与明代有显著差异外，这些名人故居的主人，属于文理兼通的学者逐渐增多。如南汇周浦镇有谙熟天文、数学的贾步纬，当地百姓称他为天算家。该镇还有曾国藩的幕僚张文虎的故居，张文虎精通算法兼通经学、小学，著作有《覆韵集》等，还与金山钱圩镇顾观光等校勘了《守山阁丛书》，颇有影响。顾观光也精通数学、天文知识，笔者去实地考察，群众都称他是科学家。这个时期，上海地区的人才已向多学科方向发展了，而且深入到较为偏僻的农村小镇。如顾观光所在的钱圩镇，地

处与浙江交界之地，小街全长也不足二里，人口不多，顾观光故居仅在不显眼的小巷之中，在这样的环境下，也是书卷气较浓，这种文化现象值得研究。

上海一部分清代建筑是当代的名人故居，有的虽是普通的民房，但是这里经过的事情，却是革命史诗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青浦练塘镇是河多、桥多的水乡。一条市河贯穿了全镇，河道两旁绿树成行。跨越市河的众多桥梁造型各异。有的线条粗犷简练，有的风姿秀丽。陈云故居就在这个镇的市河之南，它面河临街，仅是一间门面，两进房子。陈云就是在这个普通的民房中开始他的革命生涯，领导了小蒸农民暴动，这是极有意义的革命遗址。

浦东新区机场镇邓三村有幢清代光绪年间建造的农舍，是革命前辈张闻天的故居。在新区城厢镇的小巷之中，有幢始建于清代咸丰年间的石库门建筑，是当代爱国人士黄炎培的故居。在上海，有些集镇或村落中的清代建筑，有的还是当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的故居。如南汇区下沙镇王楼村和周浦镇东大街两处有翻译家傅雷的故居。该镇牛桥村有东湖山庄，是清代秀才、当代书画家、苏局仙的故居。大团镇东大街有幢清代四合院，系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吴仲超的故居。在嘉定城区有中国外交家顾维钧的祖居，也属清代建筑。

笔者在寻访过程中，感到困惑的是：有的民居、园林，建造时间是清末民初，建筑风格是中西合璧，房屋的主人又是跨越时代的人物，此类建筑，如何界定？如朱家角的课植园，陆家嘴颍川小筑，基调是传统的古典建筑，但又有现代建筑的装饰。有的建筑则是相反，建筑的基调完全是西式的，但又有民族的内容，而且主人又是清代的官员。最有代表性的是清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所建的丁香花园，外貌似英国式的花园别墅，但园内又有龙蟠狮踞的砖墙，这正反映了上海在清末民初建筑演变的实际情况。历史发展有

连续性，民房的结构、风格在两个时期之间也有相关性。个别民居虽然建于20世纪初期，但从建筑特点考虑，也列入了本书之中。从人物之间的关系来说，也得瞻前顾后。如研究明代松江画派的脉络，有必要涉及元代著名女画家、赵孟頫的夫人管道升，她是青浦小蒸人。正因为有此姻亲关系，赵孟頫也常往来于九峰三泖之间。清代著名剧作家洪升写的《四婵娟》中的一折，就有管夫人。笔者踏访了小蒸管家路，又发现了小蒸还有元代著名画家曹知白，家住小蒸芦花村，到他家作客的有元代“四大画家”之称的黄公望、倪瓒，还有元末明初的文学家杨维桢也常去芦花庵读书休憩。这都是一种互有联系的文化现象。

本书涉及上海地区明清时期的民居有百余处，只是择其要者，或者说是上规模的独立建筑，况且笔者用了一个“处”字，只是一个模糊概念，既非是幢又非是间，因为有些地方的古代民居，是群体结构，难以计数。比如，青浦县的朱家角镇，镇上居民的老屋是户连户，屋靠屋，连绵不断，有人估计全镇古宅建筑有四百多幢之多。又如，闵行赵家塘原有明清时期的民居有五个大院，一百一十余间房屋，现都破损不堪。再如，笔者曾多次访问过的宝山罗店镇布长街的建筑，仅沈姓一家建造时就有十三只半厅，三只堂。而且房屋之间，隔有天井备弄，房屋计数，可合可分。合则为一，分则众多。类似这样的古民居还多得很。笔者在本文中所述的情况，只是一个大概而已。其实，这本画册所介绍的内容，也只是上海明清时期名人故居的概貌，不能说是全部情况，难免有不完整和不恰当之处，请有关专家、广大读者指正，不胜感谢。

吴永甫

城市山林玉玲珑

白水朱楼相掩映

老城厢“徐一角、潘半城”的由来

徐光启是出生于上海的明代著名科学家，而且还是很有成就的农学家。徐光启其人其事，几乎市人皆知。如数遗迹，东有其祖居“九间楼”，西有其墓地光启公园。再说徐家汇地名，很多人知道是与徐氏家族居此有关，所不知的可能是哪两条河流曾汇集于此。总之，介绍徐光启的遗迹，给笔者所留的空间并不太多。其实，深究之，还是有话可说。

最近，我翻阅了一些史书，并按图索骥前去寻访，也有所发现，有所收获。例如，读《徐光启年谱》，见“家有双园在南门外”的记载，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据说，此处是徐光启著《农政全书》的实验基地之一。因有南北二园，故称双园，且以种植桑树为主，每到桑枝结甚季节，满园绿叶红果，景色甚佳，因而又称为桑园。后来，园已毁去，但还有桑园街的美名。那么，这条街现在何处？地图上找不到，一般市民不知道，我只能从“家有双园”四字中寻找线索，估计离他祖居不远。于是，我重返老城厢“九间楼”，请教那里的老乡邻，可是真难啊！不说是百里挑一，也可说是十里挑一，才找到一位知情的老人，可是，他性格耿直，我向他问了路，就要我朝着他指定的方向走去，不然，他就要生气。其实，这是负责精神。因为这是一段不太近的路，而且还要过大街走小巷，如果没有他那种倔强的性格，我很可能要迷路。现在的桑园街只有1至48号门牌，路不长，可是含量很大，每个门牌有很多人，如果再加上历史的沉淀，它的含量就更多了，可以从古到今说上很多故事。据史书记载，除了桑园街之外，徐家在吴淞江（苏州河）畔，有“桃园”，用现在的眼光看历史，这里是都市里的村庄。徐家在法华南面、徐家汇西面有“农庄别业”。这些鲜为人知的史迹，待后一一细述。但是，在未述遗迹之前，得先说一说《农政全书》的由来，因为许多史迹与该书直接间接、或多或少有关，便于前后呼应。

徐光启一生成果累累“至于农事，尤所用心”

徐光启是明代的京官，做过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等高官，谙熟数学、天文、历法等学科的知识，而对农学的研究倾注心血最多。为《农政全书》编纂定稿的陈子龙评价说：“其生平所

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至于农事，尤所用心。”据史书记载：“农书之成，实在天启五年以后，崇祯元年之前”，即在1625年至1628年完成初稿。那么起于何时，无记载。笔者从一书稿中见到有一语：“《农书》编撰，此时已着手。”那是在万历三十七年，也就是1609年，他从京城回到上海，“家居事农圃兼事农学研究”。以此计算，徐光启编写此书花了近20年时间。可说是呕心沥血了。《农政全书》共六十卷，七十万字，是继汉《汜胜之书》、宋陈旉《农书》、元王桢《农书》之后，又一部农业科学的百科全书。徐光启潜心研究农学，以笔者之见，除了他个人的才华，还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

一是社会矛盾反映到国计民生的问题。在明朝末年，阉党专权，政治黑暗，人祸不止，灾荒不断，从万历到崇祯七十多年中，有六十多年发生水旱灾害，饥荒严重，民不聊生。民以食为天，不能贻误。据说，当时有一届科举考试，有的应考者宁可放弃有关自己前途的考试，而去参加一个农学讨论会。可见，徐光启的重农思想并非孤立的，而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这种情况也反映到《农政全书》的内容之中。该书仅“荒政”一目，文字约占全书的1/3，收集的“救荒本草”及各种野生植物达473种，从中可见当时救灾的迫切性。当然，徐光启的重农思想也与其所受的家庭和社会教育有关。其父“尝业贾”，是经商的，后“课农学圃自给”。在农事之余，喜与老农叙话，慷慨陈说，此时，徐光启“耳濡目染，颇受影响”。以后，他博览了马一龙的《农说》、袁黄的《劝农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书，更坚定了他的重农思想，加之以后的实践就更加丰富了。

二是朝政混乱，徐光启被迫离开政界，从事农学研究。在《徐光启年谱》中时有这样的记载：“家居事农圃兼事农学研究”、“以病告假试办水利及营田事于天津”、“因病辞职暂居天津调理”、“辞职，复寓天津，部署垦辟水田诸事毕，归上海。”在上海有记载：“此顷，闲居养病，兼从事农圃及著述工作”等等。徐光启离职的要害问题，就在“闲居”二字。因为，他在任职期间，被魏忠贤所嫉，只能赋闲在位，后来，被魏党铤劾，落职闲居，息影家园，《农政全书》大部分是在这个时间写的。这情况正如董仲舒所说的：“福之本源于

忧。”徐光启在困境中赢得时间，取得成果。

三是趁中西文化结合之先兆，推进农科研究。《农政全书》的特点之一，就是“杂采众家”，既吸收古代农书的精华，又采纳了西方文化有用之处，如在《农政全书》中收有西方的《泰西水法》；采用西方科学实验的方法，办了农场；推广了原产于美洲的甘薯。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在徐光启所处的时代，正是从国外引进作物较多的时期，主要有甘薯、玉米、花生、烟草、马铃薯等品种，徐光启开风气之先，写了《甘薯疏》，可说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应运而生。

上海老城厢的“潘半城，徐一角”

“潘半城，徐一角”是明代上海老城厢流行的一句谚语。所谓“潘半城”是指明代建造豫园的业主潘允端，府邸气势之大，几乎占了半个城，而同时代的徐光启住宅，却是僻处一角。而且徐光启是位相当于宰相职务的京官。潘允端是四川布政使，不过一省的地方官，可是住宅的差别竟然如此之大。有文章说，徐光启的一角也非同一般，原有房屋十三进，现在的“九间楼”是劫后仅剩的最后一进，这是事实，但不见得怎么阔绰，有多大排场。有史料证实，徐光启“家庭因丧葬等事，负债颇重，家人营农事，贍家计”。说明徐光启做官以后，经济状况平平，何来巨资大兴土木？明代中期以后，高官回乡，造园之风盛行，所以有“士大夫仕归，一味美官室”之说。潘允端从四川卸职回沪，以“愉悦双亲”之名，建成了以城市山林为特征的豫园，就是一例，而徐光启“通籍四十年，家庐不改”，是极为难得的。

徐光启故居“九间楼”在小东门乔家路，坐东面西，现有两层楼房七间，另有两间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寇炸毁。所剩房屋系白墙黑瓦红漆门窗的普通民居，由于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原有房屋结构已难辨认。有文章称，屋内尚能见到残留的榻扇、柱础、斗拱等构件以及古井一口，“石栏青莹，水犹清澈”，笔者未见其物，可能住户太多，难以寻找。笔者访问时，见到一位耄耋老人，是徐光启后裔的女婿，可能他是徐家唯一在此居住的一户了，但他对徐家的情况知道得不多。

我从徐氏家谱中知悉，徐光启有子一人，单名徐驥，孙五人，曾孙十二人，可说人丁兴旺，他们的去向如何？本文后面将作些介绍，此处仅说一说与“潘半城”有关人物。那是在1640年，徐光启去世后第八年，徐光启的孙女购买了城内梧桐街潘允端祖居“世春堂”，改建为天主教堂，潘徐两家之间的对比，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时，潘家已开始衰落了。到清代，此处又改建为敬业书院，即是敬业中学的前身。清代道光十五年（1835），江苏巡抚林则徐到此视察，在豫园接见士绅后，夜宿书院，留下墨迹“海滨邹鲁”四字。现在，这里是福佑路小学的分部。我到实地去观察时，周围已无人知道这段历史了。我只能按《林则徐日记》所写的内容去实地一一核实，证实世春堂、老天主教堂、敬业书院三位一体的合理性。

在“九间楼”的东北方向、今南浦大桥堍，有桑园街，也是徐光启的重要遗址，这里是他的实验基地之一，以种桑养蚕为主。徐光启去世后，其子徐驥“扶柩南旋”，“暂厝于南门外双（桑）园别墅”，后来再安葬于徐家汇土山湾。

另据《上海县志》记载：徐光启“公子徐驥在北门外东北，近吴淞江（苏州河）处，曾辟有桃园，成效甚好”。据说，园内桃树成林，硕果累累。因地近江边，又有烟水之景。园内还建有翼然洞等景观，隐现于绿树丛中，并建有徐文定公藏书处。当时的意境，可说是一篇苏州河畔的桃花源记，或者说是黄浦江旁的归园田居。然而，所有这些景观，都已收入历史的长卷之中，在现实中已难以寻觅。

徐家汇也是徐光启遗址较为集中的地方。徐光启于崇祯六年十月初七（1633年11月8日）在京逝世，次年运柩抵沪，至崇祯十四年（1641）才安葬于土山湾，即今南丹路的墓地。徐氏后裔就在此结庐守墓，后就世居于此，呼地名徐家厍。因地处李泓泾、肇嘉浜汇合处，始称徐家汇。徐光启墓地有其妻吴氏及诸孙与孙媳附葬于此。解放后，墓地周围建成南丹公园，后又改名为光启公园，近年又加工整修，并从梅陇镇迁来明代民居南春华堂，作为徐光启纪念馆，参观者甚多，效果也很好，但这不是徐光启故居。

徐家汇有徐光启故居，史书记载：“又有农庄别业在法华南徐家汇，董其昌为书‘瀋西草堂’额。”徐光启在此耕种著述。原有建筑，

共有前后两进，前进称后乐堂，悬有崇祯年间御赐“儒宗人表”、“文武元勋”两块镶金横匾。1851年因建造天主教堂，将“农庄”西移重建。据《徐汇区地名志》说明，确切地址是“汇西街83号”，“现存前进5间”。按地图标记，在徐家汇教堂的西北方向，于是，我从徐家汇港汇广场南行，经漕溪北路、紫阳路，入南丹路，辗转于文定路、宜山路一带，不见有汇西街。所有地块都是拔地而起的高楼，哪有小街小巷的古建筑，但也无碍，光启公园内的文物，也还是很丰富的。

徐光启的遗址，还有两处：一是他八岁时“读书龙华寺”。二是在二十岁时，“入金山卫庠”求学，考中了秀才。金山卫学始建于明正统四年(1439)，学制与郡学(松江府学)相同，教成举行岁考，通过者为生员(秀才)，候选拔入贡生(荐举人入京师国子监读书)。金山卫学与文庙相连。现在卫学遗址，尚能见到明代正德年间所筑的土山。山上树木青翠，垒石为座，环境幽静，据说是供学子休憩所用。大门外面，有条青砖小路，青苔点点，留下了无数的脚印，当然也有徐光启的痕迹。

人才辈出，一代名人

本文何以要写这一部分内容，目的有二：一是想说明徐光启的科研成果，既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也有众人的帮助和支持。二是在这时期，上海地区确实涌现了一批博学多才的名人，说上海历来是人才荟萃之地，并非言过其实，笔者在整理徐光启史料时，见到了许多史书上的熟人，时有乡音可亲的感觉，现将上海地区与徐光启有关的历史名人分述如下：

先说直接与《农政全书》有关的人物，如华亭(松江)的陈子龙，明末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也是“几社”的领袖人物。他生卒时间是1608年—1647年，比徐光启晚了一些，但还是同时代人。在徐光启

去世后的第二年，“陈子龙在华亭南园读书，向公(徐光启)孙尔爵借得公所编撰之《农书》数十卷钞录”，准备整理成书。这里要说明一个细节，徐光启写《农政全书》历时颇久，平时“有得即书”，渐积成帙，未及出版。徐光启临终前，“语孙尔爵：速缮成《农政全书》进呈，以毕吾志。”因而才有了陈子龙借稿之事。到1639年，陈子龙等在华亭南园整理公所撰农书稿，成《农政全书》六十卷。这里所说的“陈子龙等”，还包括了华亭的谢廷祯、张密、李待问、徐孚远、宋徵璧、徐彩凤、陈于阶等人，可谓是队伍庞大，人才济济。至于说“华亭南园”是在何处，很难判断。因为明末华亭有两个南园，一个在松江南门外阮家巷，系明代陆树德别业。陆氏是嘉靖年间进士，官任太仆卿、右佥都御史等职。南园为官府私宅。似不可能接纳众多客人在此编书，但文坛知道，“几社”同仁常宴集于此。陈子龙是“几社”的领袖人物，在此编书也未尝不可能。另一个南园在天马山南麓，是明代吕廷振别业。吕氏与华亭著名文人陈继儒(号眉公)、施绍莘交往甚密。陈子龙与陈继儒也是文友。陈子龙写的《佘山访陈眉公先生》一诗，可见两人的感情。而陈继儒与徐光启又是同窗好友，在此编纂《农政全书》也不无可能，但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再是他的同窗好友。如在1588年，徐光启二十七岁时，“赴太平府应乡试，与友人董其昌、张鼐、陈继儒等同行，一路艰难，备尝苦况”。董其昌与陈继儒前面已作介绍，张鼐也是华亭人，万历七十年(1589)进士，他与徐光启关系甚好，曾屡次上疏支持徐光启政见。

与徐光启同年参加乡试中举的有七宝镇吕克孝。1597年，徐光启去北京顺天府考试，吕克孝在南京应天府考试，双双中举夺冠，留下了“松郡两解元”之美说。以后两人同在北京朝廷任职，但是官职相差悬殊，吕克孝罢官后忧郁而死。还有“嘉定四先生”之一的

程嘉燧也与徐光启“读书山中”。

华亭籍万历十四年（1586）丙戌科状元唐文献与徐光启是师生关系。1604年，徐光启参加会试，中进士，唐文献是主考，徐光启入翰林院，唐文献为教习，也就是业师。

按理徐光启与外地人士的交往不在本文范围之内，但有一人不得不说，那就是明崇祯年间进士、著名散文家、《古文观止》压卷之作《五人墓碑记》的作者张溥，他是徐光启的弟子，为《农政全书》写的序言，文笔细腻，富有感情。现在许多评价徐光启的文章，都摘引了他的文章，感人处，使人为之动容。可见著名散文家不凡功力。他是太仓人，现在太仓市内还保留他的故居，是该市的博物馆址，我曾专程前去拜访，内有陈子龙的事迹等等，展示了一代文人彪炳千古的历史。

踏雪去青浦寻访徐公后裔

2004年最后一天，瑞雪过后大地放晴，郊外一片初雪的气息，田野虽有阵阵寒意，但给人的感觉是神情气爽，我预感到这次去青浦白鹤镇访问将有新的收获。

据新版《白鹤志》记载：“蒋浦（村）徐姓是明代名人徐光启的后裔，由上海徐家汇迁移至此。”这信息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很想去实地问个仔细。说来也巧，现任白鹤镇党委宣传委员盛青的岳父徐文元正是蒋浦人。由盛青引路真是方便极了。他带我访问的第一个

人是村委会主任黄阿三，现在蒋浦村姓徐的有十多户，近百人，祖上是从上海徐家汇迁来的。到了蒋浦后，因婚姻嫁娶的原因，分为两支。至于徐家祖上为何从徐家汇迁来，他难以回答。不过在座的人，包括宣传委员盛青在议论中认为，这是有历史原因的，现今的白鹤镇，古称青龙镇，地处江海要地，经济发达，文人荟萃，到过这里的文化名人，有著名书画家米芾、文学家苏轼、苏辙、梅尧臣等等，徐光启的后裔到此落户也在情理之中。

据受访者介绍，徐家的后裔行医从教的较多。最有影响的是，在白鹤镇创办鹤溪学堂的徐士廉。该校即是今日白鹤中心小学的前身，到2004年已满100周年，镇上还举办了庆典仪式。

徐士廉的故居在蒋浦村的中村，笔者前去访问，见到了徐文斗老先生，他虽年迈行动不便，但很健谈，思路清晰，脱口而出，讲了徐家“经、济、文、章；有、容、乃、大；书、诗、礼、乐；贻、泽、孙、长”十六字辈分，他本人是文字辈的。因为时代变化，到“有”字辈以后就不按辈分取名了。我说到村上还有清代山东布政使徐恕的后裔如何区别？老人说：祭祖时从未分过，此事听来似有道理，但是线条不够清楚。

我从徐家出来，还去看了徐家老宅的遗址，据说过去颇具规模，现只剩了荷花池的一角，池边有竹影摇曳，橘树碧沉，尚有余香，加之叶片上留有雪浸斑斓之迹。这些一草一木，都有它们的过去和现在，它们的历史，有助于我对一些问题的思考。